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若在故乡说到“借”并非完全是件难以启齿的事。记忆里除了借粮、借钱，甚至借把伞、借辆车之外，最多的当是假他人之力磨面、上山拉煤，借生产队牲口碾米这样的琐碎事。因为这个时候的家乡尚未通电，类似于这样的活计或靠人力或得借助于牲口。

记得我们村有两处石碾，都在南街，为整个村子所共用。它们一处 在街东头，一处 在街西头。我们家住北街西头，所以每年秋末新谷下来，母亲就要赶紧碾些新米，以备过冬之需。村西的石碾上搭了草棚，不惧风雨，一年四季皆可用。却因了碾子上的石碾巨大，即便由两三个人来推也很是吃力，所以无论谁家碾米，都得向生产队借牲口。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

等到这一天，母亲便会让我站到碾盘边上盯着，一旦有空当，我就飞也似地跑回家。只一袋烟功夫，饲养员牵来毛驴绑受了拉绳，母亲扛着一袋谷子，我则帮忙拿过簸箕，快快安顿停当。被裹了眼罩的毛驴拉动石碾，围着碾盘转圈，我手持细长的柳条鞭子跟在它后面，若是嫌它脚步缓慢，就举起柳鞭对着它滚圆的屁股抽上几下。碾好一袋子米，大概得一个上午，

而这头走出了一身大汗的小毛驴，所换取的补偿只不过是母亲上下颠动簸箕扬出去的糠秕而已。约定俗成，谁家借用了生产队的牲口大都如此。

不过，这件看似轻松的活计，对于我来说却是不怎么乐意的，原因是它太过单调。有时跟着毛驴走快了，头还会被转得晕乎乎。我喜欢“借人”推磨，尤其巴望每回磨面父亲能够把邻居武爷请来，他的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故事。

与碾米所不同的是每当快要磨面时，母亲就开始关注起天气来，估摸着该下雨了她便要父亲去约人。天下了雨，地里的活计不得不收工，人们歇息在家，就有了腾出手帮忙推磨的时间。这样的“借人”其实就是乡亲们相互帮衬，不用付工钱，要么在干活之前请人家来吃碗面或一顿饺子，要么干完活之后拍黄瓜、拌萝卜、炒鸡蛋，喝上几杯土酒，接着猜拳吹牛。

这一次，尽管白天一直下着雨，可是武爷和喜全叔并没得空，父亲就同他们约好了晚上的时间。一盏马灯被吊在春甫爷家后院的磨房横梁上，发出昏黄的光。春甫爷家过去是大户人家，这间磨房很是讲究，宽敞、铺了地砖，磨道则青石嵌



□谢新源

就，这样无拘人推或者牲口拉，便不会有灰尘扬起；朝南的那堵墙开了三四扇可以推开的窗户，白阳光直射而入，亮亮堂堂。母亲提前三天去找春甫爷，才将它借到手。

雨已不似白天落得那么急。夜幕渐浓，能够听到窗外蟋蟀或者秋虫的唧鸣。二哥和喜全叔套纤绳于肩，在前面拉着磨杠；父亲则和武爷并肩，在后推着磨杠。前拉后推，那盘被凿刻着精致花纹的石磨开始慢慢转动。这个夜晚原本与我无关，然而，因为武爷又要借此开讲了他要么《三国》要么《水浒传》的故事，即便是父母不答应我也一定会吵闹着要来的。

被磨辟了的麦粒，开始从两扇磨盘间的石槽缝隙里缓缓落下，馥郁醇厚的麦香味儿，不大一会儿就

弥漫了整个磨房，我不禁用鼻子深吸上了几下。

“咋地还不讲故事呀？”武爷今晚似乎缺少了那份雅兴，都推了好大会儿的磨，他只和父亲扯些农活上的闲话。我心里开始生出隐约的失望。

我紧挨着武爷，也将一双小手搭在磨杠子上，有一扎没一扎地推着。父亲其实知道我只是在装做样子，就是一心想听武爷讲故事罢了。我这时七八岁，尚未上学，特别爱听故事。

“唉，听说河对岸的张庄通了电，用上了小钢磨！”正在我颇感无趣的时候，武爷突然说道。

“不知咱村啥时候能通上？若有了电，就是凑钱也要买台钢磨回来。”父亲接上了武爷的话茬。

“电这东西神奇的很，能让玻璃灯泡发光，话筒子里传出声音，还能叫汽车不用油在大街上跑。”武爷祖上经营四大怀药，新中国成立前曾跟着祖辈远去上海，于一家中药店铺当伙计。在村里他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

“要是用上了电，看来咱就能省下不少力气活了。”父亲脸上浮现出湿湿笑意，那神情好像不久的将来我们村就能接通了电似的。

“不省力气，像今晚这样的

黑天瞎地天，要变亮堂多了。”武爷的思绪似乎重新回到二十多年前上海滩那些多姿多彩的电光世界。

我的小手仍似松似紧地搭在磨杠子上，扬着头扑闪着眼睛，静静地听着他俩的对话，小脑袋瓜里虽然不免懵懂，却也在努力想象武爷所描述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该是一种多么诱人的景象！

“他们这辈享用得到，应该没有问题。”父亲忽然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说道。

“他们何止是享用得到，要使电这东西派得上更多用场，还非得指望他们不成！”

两位大人的目光充满期许，不约而同地投向我，似有所交代嘱咐，又蕴含着寄希望我于未来的情怀……

更深夜静，磨房外秋雨早就停歇。北来的风吹走了云雾和水汽，天空越发显得深邃幽寂。星月明朗，一派清辉笼罩。武爷和喜全叔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里，仅能听到他们愈来愈远的脚步声。我出神地望着父亲、母亲和二哥在装面袋、清磨盘，就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小钢磨的飞转和头顶上电灯光的照耀。

这个夜色清澈的晚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年长了几岁，而且好像还有了心事。

制图/黄洁玲



□李瑞扬

在水里游彩

我爱画画，画画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小时候家庭成分不好，家穷人欺。生存虽然艰难，但我父亲把目光放远，毅然送我们姐弟四人上学读书。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里，连环画是我最大的精神乐园，没有画画工具，没有老师指导，有多余的纸张就临摹连环画里的人物，关老爷和孙悟空是最经常画的。稍大后，学校的黑板报成了我的画画阵地。直到高中才真正接触到绘画艺术，由此开始了绘画技术的系统训练，走上了绘画的艺术道路。

接触水彩之前，我画油画，油画写生有诸多不便，浓浓的味道也影响到别人，每次画画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2014年开始接触水彩，以前对于水彩画的印象其实并不是很强烈，总是觉得水彩画只是一个小小画种。但是当我偶然遇到水

彩，顿时就喜欢上了。

这些年，在家乡的村落田头，我经常独自一人写生，有时坐在稻田田埂上，抽上一支烟，喝一杯自带的凉茶，看着那些实在叫不出名字却似曾相识、并不陌生的花花草草，静静地感悟自然。有时，走进陌生的院子，与主人聊了好半天，说上父亲的名字，大部分上了年纪的人都认识父亲，热茶相迎，还不时说起父亲生前的很多故事，听后心里很温暖。有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说了好多话，主人就是不让进，可惜错过了一幅好画，无奈，笑笑而过。

山可以涤志，水可以清心。水彩写生对我来说是静坐观心，完成一次写生活动，就如同品味了一次很好的生命之旅。大自然有广袤的空间状态，我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在发发呆，和花草唠嗑，感知当下的状态，包括身体，包括情绪，也包括世间关系。

□李瑞扬

每次到外地写生，我都习惯独行，随意闲逛，哪里感兴趣，便驻足品味。村民们温声细语，老人和蔼，小孩不闹，连那些猫狗鸡鸭等动物，也不吠不叫，不吵不闹。面对不同地域的各种山峦景象，苍松奇峰，揣摩神韵，细心品读，贪婪地吸吮大自然的山水之美，捕捉创作灵感。

水彩在我 and 写生对象之间架起一道情感沟通的桥梁，我着迷于清水带色在画面自然流动，浸润，渗透，随意畅游，随心所欲。此刻，所有的约束都离我远去，只有那水那彩那画，任由我思，任由我画，全身心享受这个过程。

有人说人生第一重境界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重境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重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人之初，性本善，孩童时期单纯，心无杂念，所以看待世界会很透彻。成人后，世界变得多样化，心态受到影响，心里想



筹园(水彩)

□李瑞扬

得多了，牵挂得也多了，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经常会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经过千锤百炼，经过摸爬滚打后回头一看，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不知不觉我也步入知天命之年，见多了人世间的冷暖，在节奏越来越

快，信息越来越丰富，功利越来越清晰的当下社会，有人忙掠夺资源，有人忙名利，我却忙找自己，我忙在水里游彩，我忙用更多的时间躲在一个“空”的状态，无心无形，心之所向，水之所意，色之所现……

嘉庆年间一宗假印大案

□青丝

说文

古今汉语里的“楼”

□古傲狂生

汉语博大精深，譬如楼，很简单的一个字，就能组成许多奇妙的词汇。

红楼。看到红楼，中国人会立马想到《红楼梦》。然而，红楼不单单是这本古典名著的简称，它最早指的就是红色的楼，泛指华美的楼房。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集贤·寺塔记上》说：“长乐坊安国寺红楼，睿宗在藩时舞榭。”红楼还衍生出富贵人家女子的住房之意，白居易《秦中吟》诗云：“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曹雪芹以《红楼梦》为题，应该也有此意。

青楼。同为有颜色的楼，青楼的档次直线下跌。青楼原指青漆涂饰的豪华精致的楼房，古代有时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南朝到唐代，青楼渐成妓院的代名词。譬如杜牧名诗《遣怀》曰：“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玉楼。玉在古代地位崇高，玉楼自然是华丽的楼的代称，也成了传说中天帝或仙人的居所。李商隐为李贺作小传讲，李贺将死，白天见一绯衣人来访，说天帝建成了白玉楼，将召他上天作文纪之。

琼楼。琼楼亦作瑯楼，原指传说中月宫官殿，后形容华美的建筑物。苏东坡《水调歌头》吟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东坡想做太空飞人，去月亮上游玩呢。

银楼。银楼是指旧时生产金银首饰器皿并从事交易的商店，类似于今天的首饰店。有趣的是这种楼不叫金楼，而叫银楼，大概是古代中国黄金量少，交易远逊于白银吧。

意象。自唐末到宋代，诗人们十分偏爱小楼这个意象。像“独上小楼春欲暮”(韦庄)、“小楼昨夜又东风”(李煜)、“小楼一夜听春雨”(陆游)，小楼撩动了多少诗人的心弦啊。

大楼。有小楼，自然也有大楼。古人一般不称高大房子为大楼，而称为大厦。古文里的大楼一般指一种城楼。《墨子·备城门》里说：“守堂下为大楼。”

樊楼。樊楼为北宋东京七十二家酒楼之首，风流皇帝宋徽宗与京都名妓李师师常在此相会，小说《水浒传》、“三言”对此楼也有描写。

云楼。耸入云霄的高楼谓之云楼。李贺《梦天》诗言：“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此外，云楼有时也指海上蜃楼。

唐楼。唐楼乃中国华南地区，以及东南亚一带建造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唐楼不少混合了中式及西式建筑风格，华南地区的唐楼也称骑楼。

十二楼。十二楼原指神话传说中的神仙居处，《史记》《汉书》里都有记载。后来十二楼也泛指高层楼阁，王昌龄曾有诗云：“南渡洛阳津，西望十二楼。”有意思的是，清代戏曲家李渔将其小说集命名为《十二楼》，还别具匠心地在这十二卷里都设置了一座楼阁。

春秋

霍去病有位“苏大强”式的爹

□刘永加

不是他的爹，最后反倒逆袭成为大将军的爹。

这位渣爹名叫霍仲孺，是西汉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高堆村）人。《汉书·霍光传》对他的事迹有所记载。霍仲孺属于那种没什么大本事，胆子又小，且极端不负责任的男人。他能力不强，在平阳县做县吏。

平阳县本来是很偏僻平常的地方，不平常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平阳侯，平阳侯国就设在这个平阳县，管辖一万零六百户。到了曹参六世孙曹时，汉武帝的女儿平阳公主嫁给了他，更是位高权重，地位显赫。平阳县里有个平阳侯国，这可是棵大树呀，县令上上下下谁不想靠一靠。因此，县令对平阳侯府的各方面工作都非常重视，就派遣霍仲孺进驻平阳侯府，负责联络沟通甚至安全保卫等。

《汉书·霍光传》载，霍仲孺“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这给了霍仲孺一

个机会。侯府内美女成群，其中有一个侍女叫卫少儿，人长得娇小可爱，二人一碰面，擦出了火花，不久卫少儿竟然怀孕了。这时霍仲孺的差事正巧结束，他趁机撒丫子，不承认与卫少儿的关系。

后来卫少儿生下了这个儿子，但霍仲孺依然不管不问。卫少儿很痴情，给这个儿子起名霍去病，自己含辛茹苦把他抚养大。

霍仲孺之后另娶妻，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霍光。虽然他希望这个儿子光耀门庭，倒也从来没敢想把他培养成大人物。

但没想到，卫少儿还有个妹妹叫卫子夫，生得妩媚动人，偶然的机，让汉武帝刘彻看上了，被立为皇后。这样一来，姐姐卫少儿自然沾光，霍去病也因此得到尊贵地位。刘彻为了讨好卫子夫，对这位内侄格外宠爱。霍去病18岁便当了侍中，他善于骑马射箭，武功好生了得，后来被封为骠骑将军。一

年，他带兵前去攻打匈奴，恰巧路过河东。尽管霍仲孺对霍去病并没有尽到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可是霍去病在知道自己身后，将霍仲孺请来，行父子之礼，下跪说道：“去病不知是大人之子，未能尽孝。”霍仲孺惭愧难当，连忙跪下回答说：“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他的意思是说：将军降生乃是天意，我哪敢做您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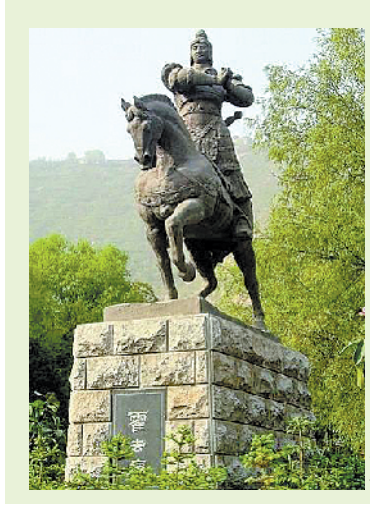
霍去病看到老父亲家境困难，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同父异母弟弟，就给霍仲孺买了大量的田地、房宅、奴婢，让他安度晚年。在打了胜仗回来路过平阳时，霍去病又把霍光带回长安悉心培养。

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的性格，对弟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霍光也养成了沉稳持重的性格。霍光先是当了郎官，后迁诸曹侍中，帮助哥哥参谋军事。霍去病去世后，霍光入宫并受重用，升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等要职，自此“出入



制图/林春萍

禁囚二十余年”。因乎此，霍仲孺也成了将军、重臣的爹。如此逆袭，大概谁也不会想到吧。



霍去病像



霍光像